UNIVERSITY OF … 燕京大學 圖書館 THE LIBRARY

東北大學

周刊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WEEKLY

No. 25. MAY. 25. 1927.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第二十五號 要目

校聞 記者
治法 陳鼎忠
政理古微 林損
闢文學分貴族平民之謬 劉樸
孔孟法治思想比較觀 王中立
交通政策與救國問題 毛厚舉

▼中華民國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出版▲

每周水曜日刊行

●更正

本刊第二十四號內載謝中先生西窗剪燭談「聖」字射爲「若有一个臣不曰堅乎」按「聖」係簡筆聖字之誤即上從又下從土因鉛字無簡筆者以致誤印合亟更正

第二十五號目錄

校聞……記者
治法……陳鼎忠
政理古微……林損
闢文學分貴族平民之謬……劉樸
孔孟法治思想比較觀……王中立
交通政策與救國問題……毛厚舉
送董生黃生南歸序……林損
上從舅楊重子書……劉樸
玄談一首兼呈孟冲次公二兄……林損
客以醉夢爲讖率答……林損
答郗士脫克夫……吳芳吉
春華……紀元
東園公和答癸亥生朝詩賦謝……蔡竹銘
讀匪風下泉詩有感……趙誠格
西窗剪燭談……謝中
寒窗謎話……李恩爵

校聞

◉理工學生參觀奉海路線

本校理工各系學生。於月之十四日。由孫學長及教授等。率領參觀奉海路線工程。是日上午八時。由奉天站出發。當晚抵山城鎮。次日由山城鎮至南札木。有土木系學生二十七人。下車參觀該地山洞及橋梁工程。同時有教授二人。下車指導。往復以六日爲期。採冶系學生十一人。教授一人。擬在該處多留一日。俾便詳細考察。往復以七日爲期。數學、物理、機械、電工、四系學生五十四人。至撫順下車。參觀礦山。及各處之有關係者。觀畢擬卽乘車返奉。往復以五日爲期。此事業經孫學長商准奉海路總理。按照學生團體旅行辦法。售與三折往復票。學生共九十二人。學校補助旅費奉大洋一千八百元。其餘自備。教授旅費。由學校核實列銷云。

◉編製新預算

本校十五年度。行將終了。十六年度預算。亟待編製。總務長會同各科學長。招集各部主任。於月之十七號。下午一時。齊集文法科。提議進行事宜。編定預算。以便照行一切云。

◉本校附屬中學校第二屆招考高級新生簡章

一　宗　旨　本校以造就有升入大學本科適當程度之學生及養成社會中堅人材爲宗旨

二　投考資格　初級中學畢業有正式證書或證明書足資證明者

三　招考科級　本年招攷高級文理科各一級

四　學　額　錄取文理科學生各五十名

五　修業年限　三年畢業

六　報名期限　自七月一日起至十日止

七 考試日期 月十一日初試十三日檢查體格十四日覆試

八 考試科目

(甲)文科

一國文

二英文

三本國史地

四數學

(乙)理科

一國文

二數學

三理化

四英文

九 報告及考試地點 大南關東北大學附屬中學校

十 報名手續

(一)投考者須遵照本校公佈日期報名

(二)報名時須交畢業證書或證明書考試後未錄取者即時發還其錄取入校者須俟畢業或退學後發還

(三)報名時應繳最近四寸半身像片一張

(四)報名時應繳考試費奉大洋四元(錄取與否概不退還)

(五)報名時須在報名册中註明願入何科

十一 費用

(一)學費 全年奉大洋二十元

(二)膳費 全年約奉大洋二百二十元

(三)雜費 全年約奉大洋六十元

(四)書籍及講義費臨時核定公布之

(五)體育費 全年約奉大洋六元如有贏餘由校代爲保管作爲學生體育部購買運動器具之存儲金概不發還

上列五項費用分兩學期繳納於開學上課前交清

(六)制服費約奉大洋一百四十元

(七)徽章費約奉大洋三元

(八)校友會基金奉大洋二元會費奉大洋四元

(九)保證金　奉大洋十元畢業發還其中途退學者概行扣發但病故者得由家屬來函具領

上列四項費用均於入學時繳納

(十)理科實驗實習費臨時核定公布之

(十一)理科實驗實習衣費臨時核定公布之但認爲不需要時得免交納

十二　校址附設大南關東北大學校

十三　(注意)本校由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籌定年支現大洋兩千元專作本校設備之用

◉治法卷下（續）

益陽陳鼎忠天倪甫撰

國計篇第十八

嗚呼。論中國而及於財政。稍具知覺者。未有不痛心疾首。而爲之泣下霑襟者也。就收入言之。吾國本部。土地縱橫。約各四千餘里。面積當有一千六百萬方里。每方里五百四十畝。當爲八十萬萬畝。山林川澤去四之三。猶當有二十萬萬畝。而今著籍者僅七萬萬畝。以畝徵一錢計之。亦當得七千萬兩。而今僅四千餘萬兩。問吾民之所供。則倍蓰於是矣。鹽之本價。担約二角。製鹽灘曬最輕場上收鹽每担不及一角釜煎曬板曬最貴有至四五角者玆舉其平均之數 引商運賣。斤約一角。運商賣鹽有不滿一角者有至一角五分者玆亦舉其平均數 是價增至五十倍。國民號稱四萬萬有奇。西人謂人數實不及此張季直氏則謂有贏無絀如東三省原額爲千七百萬人查其銷鹽有三百六十餘萬担而日本在金州半島製鹽浸灌內地約三四十萬担尚不在內以是計之則每人食鹽在二十五斤左右逾量甚遠則人口不止此數無疑他省准此 以世界食鹽最低限計之。最多者日本人十七斤最少者意大利人十一斤 當爲四千五百萬擔。去五十之一爲本價。收入約爲四萬萬元。而今之鹽稅。不過四千萬元。僅得什之一矣。此據淸末計之民國無從查考 有册可稽者尚如是。況釐金雜稅之無從查考者乎。就支出言之。方淸盛時。各省解京之欵。共爲千九百萬兩。國家經費。咸取於是。當時君臣。並未嘗修葛屨蟋蟀之風。方且以侈聞矣。然康熙乾隆兩朝。戡藩

定邊。所費不貲。猶以府庫充盈之故。普免天下錢糧八次。漕糧四次。今之中省。收入與此相仿。乃正徵不足。繼以附加。附加不足。繼以特捐。豫征或至三四年。豫借歲至五六次。其非正式之搜括。則又非巧歷所能計。而彼猶日以窘號於人。循是不已。即傾海爲金。彌天雨玉。亦不足塡此無限之壑。何元元膏血。絞盡無餘。存此臞瘠之皮骨。足供其一飽耶。吾非治計學者。然以民命所在。不敢不貢一言。請先言收入之法。其餘以次附及焉。

國家收入。首爲田租。秦廢井田。令民自實田。自實田云者。民各實報其所有之田也。當時未聞有隱匿之弊。迨宋王安石起。欲推之於一切財產。謂之手實法。遂以大擾。蓋田畝有形可稽。餘產無據難核也。今令各團十歲一造圖册。如家族修譜之例。凡田土訴訟。悉以圖册爲準。（見民政篇）則業戶必不敢隱匿矣。地方官按册籤戶。履畝覆丈。則彼欲匿之而無從矣。（或疑按册抽籤十家丈一家烏知其不隱匿不知海關查貨並未嘗人人搜檢未聞有所隱匿推此自明）自治附加之稅。壹是衷於田册。則鄉團必不聽其隱匿矣。圖册既成。按其田之肥瘠高下以定賦。賦以米爲本位。每歲八月。由財部調集全國米之平均價。定每斤折錢若干。一例施行。（賦必以米爲準者蓋貨幣之漲縮無常如今之銀元較前淸之銀元相去甚遠米則較有準的且一切稅權均依貨值價額估定則田賦亦當一例至米以斤計者以各省用此法者多且較升斗爲可據也）其征收之法。具民政篇。

次關稅。舊分海關常關二種。海關稅則。與外國訂有約章。須協定方能變更。至其征收辦法。甚爲完善。邇來常關地點。多自闢爲商埠。其規程應與海關一律。不贅述。

三營業稅。約分二種。一外標法。一查定法。而結果俱極壞。習計學者皆能言之。竊謂欲法之善。稅莫如輕。蓋徵求不苛。則隱匿者自少。今擬繁盛商埠。設一商稅局。每月會通商會。齊集各店簿據。征其收入百分之二。繳入商會。轉交財政科。征局比給予憑單。月入不滿三十元者免收。視

所徵多寡。分戶爲九等。榜於各家戶首。以代廣告。五等以下戶。商業上不得有表決權。商人性喜競爭榜於戶首與彼營業有關斷不至吝最輕之稅冒認下戶非繁盛之區。凡厘金及營業稅合計不滿十萬元者屬之則由該地商會代征。說見下。

四釐金。今之釐金。始於淸咸豐時。方淸與洪楊相距。財政奇窘。已議割棄東南矣。專制時代實以人民爲主體既不能加賦則任意搜括尤爲法所不許故財盡只可能兵改建共和則增加負擔不成問題矣自錢江獻策於楊秀淸。不見用。遂憤投淸營。以釐金之說進。御史雷以誠據以入奏。得旨允行。爲臨時軍事經費。後錢江卒爲雷所殺言利之人罕有能全其身者然是時設卡不多。而所入涓滴歸公。觀胡文忠撫鄂時。倣劉晏用士人之法。曩之士人可用今之士人則未必可用取貨值千分之一。以抒農民之困。而佐國家之急。兵不饑而商亦未嘗病也。文忠爲政以養民爲先每克一城即減免浮征劾能貪吏復武昌日由吾益陽運米十萬石賑救災民視今日軍所至之處即行搜括者有間矣原擬亂平之後。即日撤銷。後以外患迭起。挹注無方。遂成永例。實非當日所能預料。文忠臨終時惓惓以粵寇未平釐金未撤爲言賢者之憂民深矣今局卡碁布。豺狼麟集。搜至襦褌。禍及枯骨。別有檢查。分道幷進。倍稱之索。一日數遭。是豈可與曩之釐金同年而語哉。當道似亦覺其弊。於是有改行統稅之法。跡其裁併局所。減少複稅。似較往制爲便。然河道之梗塞、如故也。扞子之把持如故也。檢查之卡索如故也。驗票之繁複如故也。況裁併者未嘗不可復設。原釐金地點每省不過十餘處後增至數十百處今雖裁併安知後不增加乎減省者未嘗不可復加。原例第一卡征後二三卡驗票免稅實際上毫未有效安見易名統稅遂無此弊乎唯之與阿。相去幾何。而必爲此朝三暮四之術乎。

竊謂一切局卡。皆宜裁撤。止收落地釐金。凡貨物過境。不賣者概不查問。其欲賣者必投牙行。報告商稅局。局比遣書吏。偕商會巡丁。如法稽查。徵取貨值百分之三。交付商會。掣取收條。由局給予憑單。方准發賣。不落地而賣與別商者減半。已還關稅者同。無憑單而擅自發賣者。沒收其貨。牙行除名。其未投牙者重懲其船主。已取憑單。此埠未賣完。願開往別處者。由局檢查存貨。給予

免稅憑單。任往何埠。不得再征。如非繁盛之區。（即上所云不滿十萬元者）則視該市鎮之狀況。估計應徵厘金及營業稅若干。責成該商會代辦。（由商會代辦者不必先繳釐稅俟交易後由該行如數扣繳送會給憑緣商會不能發免稅憑單恐貨賣不完故）其運往鄉閭者。須由最近市鎮。完稅領憑。始准發賣。（凡運貨入鄉至少必經過市鎮一即在該市完稅給憑無憑者該地經管沒收其貨）每屆五年。政府得按覈各市盈虛。分別增減。（或疑釐金與營業稅由該商會合辦則該會必厚徵厘金輕徵營業可奈何曰商人未有不願其地貿易發達者試問厚征釐金客商肯往其地乎況逾額者官得以干涉之此可無慮）其地因故歉收者。得量予減免。至奢侈品亦貨物之一種。可照各貨加一倍至數倍。其徵收之法悉同。（征收商稅稅局必與商會合辦而所徵之錢又必由商會轉繳財科局但得給予憑單者所以防營私而示大公也）五鹽稅。財政之弊。至鹽而極。張季直景學鈐二氏言之詳矣。舉其大要。則鹽商為國家之封君。而世食其茅土。黎獻為鹽商之子民。而世供其租賦。同產於地。而某地之鹽可食。每地之鹽應棄。（濱海皆產鹽但非彼所規定之場所不准食賣）同出於商。而在此地則為公。在彼地則為私。國家既畫引地。以胙鹽商。而鹽商又私自畫界以分釆地。（鹽商於同一場所又劃分私界）甲以厚利誘異地之民。求內鹽之外銷。乙又以重刑待本地之民。防外鹽之內人。使服車牛權子母冀博升斗之利以孝養父母者。博一梟匪之名。國家貸鹽商之殘膏剩馥。而為之傀儡。密布爪牙。以刈此窮苦之小民。天下之不平。有過於此者乎。

（未完）

＊＊＊ ＊＊＊

◎政理古微（續）

林損

綜核

吾讀孟子書。至一治一亂之言。未嘗不廢書以歎也。曰、嗟乎。治亂之倚伏如此哉。夫為治、所以求不亂也。治而復亂。則其初之治無貴也。且自既治迄再亂。亂何自生。法之弊歟。人之不賢歟。財用之不足歟。非人

不賢。法不足以弊。有教以醇之。則天下可無不賢之人。因情性之公。擴其端。充而大之。神而明之。苟執其本。雖使千萬世無一亂可也。是皆人力所能爲也。若夫財用不足。使民失養。於是乎爭。爭於是乎亂。其靜而若存。其動而愈出。亂於是乎不可止。豈徒人力所窮。雖鴻鈞亦末如之何也已矣。末如之何。而姑爲翕張。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周易爲之說曰。是剛柔之相推也。（繫上傳）老子爲之說曰。天之道其猶張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也。（道德經七十七章）粥熊爲之說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隨生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也。（列子大瑞篇）夫質有剛柔。位有高下。而道有損盈成虧。其終於不平不徵固宜。不平不徵。則治亂之相倚伏。固又其宜矣。然而求治者。人之情性也。治而復亂者。自然之化機也。人力雖獨能任。蓋無如化機何矣。情性於人。雖亦化機之所自出。然化機之用。又非人類所得而私據矣。則復爲辭以釋之曰。夫人之求治者。獨以愛其類也。號物之類曰萬。莫不自愛。亦莫不有求治之情性。而以化機默運其間。甚均而無所偏。無所偏。則欲其情性之皆順者。化機之眞詮也。然人以求治之故。而資財用於萬物。萬物見用於人。則自治之情性失焉。人資財用於萬物。而猶不足。則求治之道。亦從此不終焉。萬物咸失其治。以咎化機。化機所不能受。人失其治。以咎化機。化機亦安能獨受之哉。故萬物之失治也以人。人之失治也以化機。化機之失治也以綜核。綜核不足。斯眞鴻鈞所末如之何也已矣。然綜核之理。有不足而無有餘。又何確也。爲綜核之說者曰。生人之數。遞增若絫碁。供用之物。遞增爲等差。信乎生人之增若絫碁也。推其度。雖遍大地不能容矣。信乎物用之增爲等差也。以養此增若絫碁之人。蔑不匱矣。然今之若

無所匱何也。以時之未逮也。夫人僅一類耳。而物萬類。一類之遞增。雖若絫棊之多。未逾於萬萬類之遞增。雖僅等差之少。不下於一。計方今之形。舍終古之議。此不頓進。彼不頓虧。漸而難覺。故俟而後知。及乎其時。一類之增若絫棊者。必并萬類等差之所增而越之。雖欲不匱。不可得矣。林損曰。爲此言者。持之蓋有其故。然得於影響。若原理之鉤索則非也。夫化機豈有私哉。人與萬物並生。類耳。類無貴賤。彼何愛於人。而爲多增其數若絫棊。又何惡於萬物。而故少增其數爲等差。自其表而觀之。人類遞增之難。過於萬物遠矣。人胎居十月而後生。生二十年。而後嫁娶生子。其繁殖不如麋鹿犬彘。蓋昭昭也。麋鹿犬彘之於萬物。命爲胎生。其生爲最難。然麋鹿之生以六月。犬以三月。彘以四月。既皆易於人矣。人一期而生者。謂之孿。而三生者。謂之孱。過此以上。而四五生者。未之前聞。而麋鹿犬彘之生。少者恒數口。多者且十餘。又皆繁於人矣。既生不一二年。碩大無其朋。而人方在孩抱。口不能言。足不能行。幼稚不能自衛。則麋鹿犬彘之繁殖。又皆速於人矣。夫胎生之難者。以比於人。猶繁速且易若此。則不難者可知。而卵生。而濕生。而化生。更可知矣。絫棊等差之說。其然。豈其然乎。雖然。我固言之。萬物之失治也。以人。絫棊等差之例。人力致之。而化機成之。致之者。即所以自困也。成之者。亦即所以困人之生。而俾之以亂也。何者。萬物之成。氣與質耳。相引相攝。而塞於兩間。方聚羣分。而別爲種類。然兩間氣質之存。僅有此數。無生滅而但有推移也。推之移之。不在彼則在此。不在萬物則在人。其力大者。則多取焉。其力之微者。則少取焉。而人者、物之大力者也。奪萬物之生以爲生。因萬物之利以爲利。萬物之所以自生自利者。人皆盡之矣。人無萬物。則無以自養其生。萬物無人。則不至

皆失其治。是故自人言之。則人者。萬物之最靈。自化機言之。則人者。萬物之大蠹。使萬物不見蠹於人。則遞增之數。未必無緐棊之多也。使人亦如萬物之見蠹於他類。則遞增之數。未必不更下於等差之少也。且人之年壽。多者百年。少者亦數十年。使無疫癘水火干戈之禍。以各盡其天。老者未亡。而少者又壯矣。壯者未老。而幼者又生矣。百年之中。其存而在世者四五輩。以中國歷代戶籍之編審徵之。其進退於疫癘水火干戈之中。而民數不相越者。不必論。自清以來。蓋稍近而可據。順治初年。得人口一千六十三萬。康熙五十年。得人口二千四百一十七萬。乾隆五十七年。得人口三萬七百四十六萬。道光二十八年。得人口四萬二千六百七十三萬。最近號爲五萬萬餘。夫以中國編審之失道。調查之未精。於萬無可知之中。而始舉一數以爲概略。冒濫遺罣之譏。所不免矣。而其大較小不能誣也。有清一代之治。羣推康乾。而其間人數之繁殖特盛。自康熙五十年。至乾隆五十七年。不足八十稔。而增至十三倍。无妄之災不興。固宜若此。無足怪者。然自辛亥革命以還。干戈之後。繼以疫癘。浙之水災。蜀之水災。江西之亂。南京之亂。廣東之亂。紛紛而見告。殺人之多。傷人之衆。見而寒心。聞而酸鼻。可謂多无妄之災矣。綜禍人口。猶不下五萬萬。然則由此以往。錫之福而弭其災。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觀昔。其所增倍之數。方未可量也。故謂生人之遞增若緐棊。誠非持之無故者矣。至於萬物之生。宜多於人。而人之用物。則又每過其度。古語曰。夫楊、豎植之則生。橫植之則生。倒植之則生。而以十人植之。一人拔之。則莫有生楊者焉。彼萬物之易生、猶楊也。而人者、拔之者也。萬物以可用而見拔。其用大者。則拔之最甚。其無用者。則拔之不能力。葛藤之在於山。其生爲滋蔓。江湖之上。有草如菱。其實不可食。焚之不

可以爲薪。腐以糞田。則出蟲而食禾稼。居者棄弗取。期月之間。緜亘數百里。誤踐而墜死者數十人。是皆無用而不見拔者耳。九穀之用。於物爲大宗。人得之則生。不得則死。然昔歲所出。人盡食之。則今茲無所餘。今之所出。人盡食之。則明年無所餘。以無所餘之故。而咎九穀之少。不知食者之過多也。諱其殘蠹之罪。而矜樹藝之功。曰、九穀不足用。吾能增殖之矣。不知功罪之不得以相掩也。夫增殖云者。取新以益舊之謂。非盡去其舊以從於新也。舊穀既沒。新穀始升。譬猶戮其祖父。而育其孫子。於增殖乎何有。若夫孫子之育。旋復戮之。長此無增殖之期。而妄思有三年六年九年之蓄。斯尤謬矣。夫治禮者。皆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禮記王制篇）蓋嚮往之念云爾。自周迄今。閱歷數千載。理財廢弛。貨棄於地。今古之不相若。雖百口不能辨。然使今之生物。即與古同。古之食者一人。今之食者數十人。雖有所蓄。一朝夕耗之可盡。況於無蓄。奈之何不貧且盜歟。有凶旱水溢。而民無菜色。斯二語者。吾讀之爲之神往。顧綆短而汲深。緒小而懷大。以施中國。謙讓何遑。東西隣之富彊者。殆一時或至之。而極生人遞增之度。絫基以上。則又未可常也。故謂物用之增若等差。雖非太初自然之象。亦豈持之無故者哉。於乎。自基絫等差之例定。絜度其間。物用既窘。而用物之人日益衆。亂於是作。雖共工之力不能抗。孟子言一治一亂。其治亂之故。首舉洪水猛獸。二事者。皆天災、而使民失用物之利用耳。三代以降。無數百年不大亂。無數十年不小亂。致亂之故非一。而亂象之著。必自財用之不足始。苟綽有餘裕。民亦欲安其居。樂其業。美其俗。雖有大力。其奚得而驅率焉。人溢

財涸。迫之以水旱。加之以饑饉。故遂放其恒心若此。生人之繁。實爲亂階。致之即所以自困。不爲虛語也。（本篇未完）

◉闢文學分貴族平民之譌（續）

劉樸

今之所謂貴族平民。昔之所謂館閣山林也。然聞山林之作。非盡寒儉。而要以清雅爲宗。館閣之製。非盡濃滯。而要以華贍爲貴。本朱蘭坡說○吳處厚青箱雜記謂山林草野之文其氣枯槁憔悴朝廷臺閣之文其氣溫潤豐縟前者但舉其惡後者但舉其美不及朱說○又姚姬傳石鼓硯齋文鈔序云夫文之道一而已在朝廷則言朝廷在草野則言草野惟其當之爲貴亦惟其是而不分畛域之意耳。夫其不分。以無標準。

（一）韋宙觀盧杞文具首尾。則必其貴。孫光憲北夢瑣言唐大中初盧攜舉進士風貌不揚語亦不正呼攜爲彗蓋短舌也韋氏昆弟皆輕侮之獨韋岫尙書加欽謂其昆弟曰盧雖人物甚陋觀其文章有首尾斯人也以是卜之他日必爲大用爾後盧果策名竟登廊廟獎拔京兆至福建觀察使○無處厚青箱雜記小說載盧樵貌陋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肆輕侮宙語之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按盧杞事此二書所載之名不同待考盛文肅見夏竦文似館閣。則必其達。青箱雜記本朝夏英公亦嘗以文章謁盛文肅文肅曰子文章有館閣氣異日必顯後亦如其言王沂公未相。賦已有陶鎔萬物之度。范文正未顯。賦已有出將入相之儀。將其文之貴由人而定乎。抑其人之貴由文而定乎。美羅威爾Amy Lowell出於貴閥。其詩反是。英莎士比亞出於寒門其劇反是。復活Resurrection一譯名新獄說獄制之小說。論者必以爲平民已。固成於俄貴閥託爾斯泰。卜羅米修斯釋放記Prometheysynbound 詆法律之長詩。論者必以爲平民已。固成於英貴閥薛雷。Percy ByssheShelley 敍光榮Gloriana之「仙后」The Faiiry Qneen 詩。所謂貴族之作。作者乃英平民斯賓塞。EdmundSpenser見本期插畫第二輯敍蘇格蘭女王之馬麗司達Maria Stuart劇。所貴謂族之製。製者乃得平民錫婁 Job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Sncbiller 俄朴時鏗 Alexanoler Pushkin外家。出漢尼拔。Hauuibal 英擺倫 Lord Byron 伯爵。襲自先世。顧於十九世紀希臘之離士建國。皆爲歌詩以鼓勵之。則

以作者門閥定文章之貴足平民無當。何也。有其人爲貴族而所作爲平民者。有其人爲平民而所作爲貴族者。且其人爲平民而所爲作爲平民者。如李英查生Samuel Ricbarpson以匠人子爲通俗文。亦僅馳名於一時耳。(一)郢人爲賦。託以靈均。舉世誦之。文心雕龍得無謂之平民文學乎。後知其非。皆緘口而損之。同上不亦變而爲貴族已。漢長安慶虬之善爲賦。嘗作清思賦。時人不之貴也。柳南隨筆得無謂之貴族文學乎。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重於世。同上不亦變而爲平民已。左思作賦。既得皇甫之叔。而向排者旋服。晉書左思傳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爲其賦序張載爲注魏都劉逵注吳楚而序之(中略)陳留衞瓘又爲思賦作略解序(中略)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張率爲詩。必稱沈約之製。而夙詆者始恭。何氏語林張率年十六作賦頌二千餘首虞訥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事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則以作者名實定文學之貴族平民無當。何也有作者名過其實。而謬釆虛聲。皆推其作。

遂若平民者已。有作者實不及名。而徒釆虛聲。皆抑其作。遂若貴族者已。且眞作者。往往其名先遜於人。其實先碩於人。衆聾姣娃。已享韶咸。歐陽修詩姣娃聾兩耳死不享韶咸故天壤之間。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以相誇尚。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歐陽修蘇子美集敍梁孝元在藩邸時。撰西府新文。史記無一篇見錄者。亦以不偶於世。無鄭衛之音故也。顏氏家訓文章篇

(三)才大思深文之。隱而難曉。意淺力進之作。露而易見。本抱朴子隱而難曉者。懵目壓耳。露而易見者。瞭耳昧心。可謂前者貴族而後者平民乎。抱朴子云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簡編朽絕亡失者多或雜續殘缺或脫失章句是以難知似若至深耳。朱子云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後世由此求之使聖人立言要教人難曉聖人之經定不作若其義理精奧處人所未曉自是其所見未到耳學者須翫味深思久之自可見康斯登斯Faitful Constance羅馬公主之小說。英〻[illegible]。Geoffrey Chducer見本期插畫第一幅

以俚語述之。紅樓夢滿洲賈府之小說。曹雪芹以俚語寫之。揚雄好爲艱辭以晦淺易之說。本書軾答謝民師書樊紹述喜澁句以靄尋常之事。則以所作難易定文學之貴族平民無當。何也。有其作爲貴族而達以通俗之俚語。有其作爲平民而綴以難曉之文言。且其作爲平民而綴以俚語。如宋吳曾所引雨中花詞。吳曾能改齋漫錄南唐宰相馮延己有樂府一章名長命縷云春日宴綠酒一盃歌一遍再拜陳三願一願郎君千歲二願妾身長健三願如同梁上燕歲歲長相見其後有以其詞意改爲雨中花云我有五重深深願第一願且圖久遠二願恰如雕梁雙燕歲歲得長相見三願薄情相顧戀第四願永不分散五願奴歌收因結果做個大宅院味馮公之詞典雅豐容雖置在古藥府可以無愧一遭俗子竄易不惟句意重複而鄙惡甚矣 及宋宗子詩。查應光歷朝野史哲宗朝宗子有好爲詩而鄙俚可笑者嘗作即事詩云日暖看三織風高鬪兩廂蛙翻白出闊蚓死紫之長潑聽琵梧鳳饅抛接建章歸來屋裏坐打死又何妨或問詩意答曰始見三蜘蛛網於簷間又見二雀鬪於兩廂有死蛙翻腹似出字死蚓如之字方喫潑飯聞鄰家琵琶作鳳梧食饅未畢閽人報建安章秀才上謁迎客既歸見內門上畫鍾馗擊小鬼故云打死又何妨 惡在其爲文也。

(四)英擺倫之始成閒日雜詠。Hours of Idleness 愛丁堡報 The Edinburgh Review 譏之。非將所謂貴族者耶。及遊南歐歸。成紀行之作 Cbilde Harold's Pisrimage 乃譽起於倫敦。又非所謂平民者者耶。沙克雷 william Makepeace yorekcahl 未畢二十四回之小說名利場 VanityFair 甚多譴毀。非將所謂貴族者耶。及其將畢。通國欣誦。又非所謂平民者耶。希臘尤里比底氏 Euripides 劇。蒙不學之毀。法毛里哀Jean Baptiste Moli'ere 劇。嬰禁誦之辱。亦猶昌黎淮西碑。有被磨之點。斯皆偶忌其名。無傷其實。將以一時之沮而謂其作爲貴族耶。抑以百世之傳而謂其製爲平民耶。則以所作毀譽定文學之貴族平民無當。何也。或挾而譽焉。或嫌而毀焉。賤近而貴遠。楊雄傳贊載桓譚答王邑嚴尤語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 其勢利之見然也。厚古而薄今。其時間之見然也。

(五)王充謂五霸不肯觀堯舜之典。季孟不肯讀孟墨之籍。此何哉。其旨殊也。胡應麟謂供奉之癖宣城。以明豔合。工部之癖開府。以沉實合。此何哉。其嗜殊也。旨與嗜之殊。

豈有常哉。漢書稱揚雄之文。時人習之。劉歆范逡敬焉。桓譚以爲絕倫。陸游稱東坡嶺外喜子厚文。及北歸與錢濟明書。乃痛詆之。以宗師之奇澁。而昌黎猶云文從字順。以滄溟之險怪。而日本荻生徂徠猶云倚天之寵靈。奉于鱗氏之敎。則以讀者旨趣定文學之貴族平民無當。何也。貴乎合己。賤於殊途。（文心雕龍知音篇）會己則嗟諷。異我則沮棄。（抱朴子辭義篇）但今鄙夷李杜者。庸知小畑薰良。英譯太白集以表章於西洋。而德富蘇峯。宗杜甫於彌兒頓之上乎。又大阪朝日新聞盛載日人所作漢詩。華士報紙顧或專載新詩。旨趨如此。將安定貴族平民之眞乎。

（六）又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顏氏家訓文章篇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爲師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愛慕任昉而毀沈約每於談讌辭色以之鄴下紛紜各有朋黨祖孝徵嘗謂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也）故獨觀謂爲警策。衆覩終淪平鈍。（詩品序）雖濬發於巧心。或受嗤於拙目。（文賦）是知我程度不若衆。我文焉得不爲貴族。韓愈言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則人以爲好。是知我程度若衆。我文焉得不爲平民。柳子厚有古今號文章爲難。得之難。知之愈難之言。焦弱侯亦有作之固難。解之亦不易之語。則以讀者程度定文學之貴族平民無當。何也。程度高者。不屑讀淺近之作。而喜高深。則前者爲貴族。後者爲平民矣。程度卑者。不能讀高深之作。而喜淺近。則前者爲貴族。後者爲平民矣。且今國人不識字者居其泰半。雖稱平民文學之水滸紅樓。亦將爲貴族也。是以文學貴族平民之標準。作者門閥不可以定。名實不可以定。所作難易不可以定。毀譽不可以定。讀者旨趣不可以定。程度不可以定。凡文學之事。未有出此三者。此三者何。作者也。讀者也。所作也。昭昭然其均不可以定文學貴族平民之標準也。斷斷然區是名者之無據已。故卒歸於文惟其是。苟是矣。合於王氏官樣之說。（青箱雜記載王安國常語吳處厚文章格調須是官樣）不可謂貴族焉

苟非矣。合於沈氏三易之說。顏氏家訓文章篇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不得謂平民焉。顏之推曰。自古執筆爲文者。何可勝言。至於閎麗精華。不過數十年篇耳。家訓文章篇韓愈曰。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答劉正夫書是以酒中之趣。勿傳於醒者。李白詩但得酒中趣勿爲醒者傳鮫綃之。織非喻于人間。蘇軾詩鮫綃巧織在深泉不與人間機杼聯明吾所闢文學分貴族平民之謌。而猶未諳文惟其是之意者。知予之不盡言。正莊子所謂送君者皆自厓反而君自茲遠也。

◉孔孟法治思想比較觀

法本料　中王立

政國之道。出禮入法。物運遷回。迭相爲用。此考諸往古可知也。孔孟生盛周之末。正禮法代謝之時。二聖之心。雖以道德仁義爲本。然其法治思想。亦時見於成書矣。試申論之。

孔子以德爲治之本。禮爲治之。具故恒言德治。兼言禮治。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論語爲政)

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孝經說苑)

丘聞之也。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明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婚姻疏數之文也。(大戴記哀公問)

子曰。夫民敎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禮記緇衣)

然孔子雖以德治禮治爲本。對於法律觀念。亦未始不承認。

制而用之謂之法。(易繫辭)

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禮記坊記)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易蒙卦)

子曰。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繫辭)

特孔子既重德治禮治。故於罪名之中。獨以所犯刑條涉於德教禮教者。爲最重之刑。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孝經）

但孔子雖承認法律觀念。既以德治禮治爲是。故以法治爲非。其主張或寄諸事實。或託諸理論。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謂刑書焉。仲尼曰。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論語爲政）

子曰。敎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禮記緇衣）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正義曰。必也在前以道化之。使無爭訟。乃善。（論語顏淵）

既以法治爲非。故責之於治人者。以正身善行爲本。不欲以法制繩民。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論語顏淵）

季康子問爲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論語子路）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禮記緇衣）

責之於人者。亦以志仁改過爲本。不欲其干冒法禁。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論語里仁)
爲下不亂。爲下而亂則刑。(孝經)
過則勿憚改。(論語學而子罕)
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易益卦)

若夫不得己而用刑。亦以明罰勑法赦過宥罪爲主。不欲繁文刻法。陷民於不復之域。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易旅卦)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易中孚卦)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易訟卦九五)
象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淸而民服。(易豫卦)
子曰。先有司。 赦小過。舉賢才。(論語子路)
子曰。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禮記緇衣)

且於用刑之中。獨以折獄爲重。期其明斷。不失情理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正義曰。斷決獄訟。須得虛實之情也。(易豐卦)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論語顏淵)
象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正義曰。無敢折獄者。勿得直用果敢。折斷訟獄。(易賁卦)

至於刑罰不中。孔子譏之。並極言其害。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
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論語堯曰)
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禮記緇衣)

夫子區別君子小人。常以避刑趨刑爲準。對於君子。又喜爲贊美及原情之論。

子曰。君子懷刑。小人懷惠。(論語里仁)

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繫辭)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論語公冶長)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論語公冶長)

孟子主旨。尊王賤霸。故見梁惠齊宣兩王。重言王道之本。舉凡所說。不外安民保民之意。安民保民。實仁政之大者。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但孟子雖以王道爲本。於承認法律觀念外。並不以法治爲非。對於違法之人。極力攻詰之。此與孔子不同之點。

康誥曰。殺越人於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也。不待教而誅者也。(萬章)

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滕文公)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離婁)

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離婁)

蓋孔子以德治禮治爲原則。孟子則政法相提而並論。

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正義曰。明修其政教。審其刑罰。(公孫丑)

至於主張明慎用刑。則孟子與孔子無少異。

孟子對曰。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梁惠王)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毋。（梁惠王）

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盡心）

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盡心）

既主張明愼用刑。故於濫用刑罰者。孟子深惡痛絕之。此點亦與孔子相同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梁惠王）

無罪而殺人。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離婁）

孟子之法律思想。有特異之點。可爲說明。

（一）犯罪原因及制止犯罪原因之方法。孟子於此。略有研究。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己。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梁惠王滕文公）

（二）孟子對於違法之人。雖極力攻詰其非。但亦非絕無原恕。故於法外言權。

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萬章）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

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訴然樂。而忘天下。（盡心）

（三）孟子對於犯罪主張報復之點。可爲古代個人復仇主義及血族復仇主義之代表。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告子）

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仇也。（滕文公）

比詳二聖之說。雖不足總括古代之法治思想。而後代法治之原理原則。間有淵源於此者。良以二聖立行可模。置言成範。故契合之點。或本諸採用。或不謀而同。第二聖之文。有待分析。此篇之成。略減考證者翻檢之勞。非敢云當也。

◉交通政策與救國問題（續）

土木系　毛厚舉

（五）交通與軍事　夫養兵千萬。所以衛國。若防守不固。調轉不靈。雖多亦奚用哉。況用兵貴在神速。勝敗之機。操於俄頃。是必有鐵路以求迅速轉運。有無線電以達消息。有飛機以探敵人陣地。軍事之需交通者。所在多有也。觀一九〇五年。日俄之役。俄人保勒底海艦隊四十餘船。經過臺灣海東海。如入無人之境。將近旅順。日人乃藉其無線電報。招號兵船。羣集攻擊。遂致俄人四十餘艦隊一掃而空。其利於軍事也。可爲明證。又中法安南之役。馮軍已操勝券矣。乃亟由驛站。馳報清廷。然法人鬼蜮爲心。竟鼓輪北上。先期而至。危言威脅。清廷雖疑信半參。欲見報而遲遲未至。終乃屈於城下之盟。至今言之。猶有餘痛。以今日之中國交通。雖信不能

再蹈此覆轍。然邊禍日亟。一旦事變發生。因交通阻滯。政府已患鞭長莫及。若再姑息。則星火燎原。將莫可遏止矣。年來內亂頻乘。軍閥互相傾軋。黠者負隅自固。中央難以討伐。猶幸交通進步之故。無論何派起伏。不久即平。於吾民減却不少痛苦。蓋交通便利。軍事得以迅速解決也。

（六）交通與國防　國防爲立國者當急之務。可無疑義。然講國防。莫不以交通爲前提。如邊庭遼遠。消息不靈。若有電信郵遞。則政府耳目自周。彼奸狡夷人。可不能逞其覬覦之心矣。其次邊務繁重。樽俎之間。極難折衝。若在千鈞一髮之時。負責者勢必一方候政府之命。一方籌應付之方。常因交通不便。爲之貽誤此爲政治設施上。交通所不可或緩也。他若不幸事故發生。至不得已須訴諸武力者。則謀軍事之勝利。於交通問題。國家尤不可不先期計及。以備萬一也。我國邊地遼闊。人口稀少。交

通梗塞。邊備空虛。沿國境之地。孤存絕域。久爲強鄰垂涎。欲得之而甘心。中央以鞭長莫及。不加注意。邊吏半逸遊荒醉。但求無事。一方因循以誤國。一方則蒙蔽以賣國。於是外人洞燭其奸。盡施其技倆。以遂蠶食之陰謀。以逞蛇豕之野心。試觀失地之痛史。胥不由若輩之授人以隙。雖然交通之梗塞。實爲最大之原因。今之執政者。與有識之士。獨捨此不言。而曰移民實邊。夫移民實邊。所以作屯田之計。法至善也。顧倡之數年。毫無成績。論者咸歸咎於國內之不甯。其實交通問題。未先解決。舍其本而齊其末。遽可得哉。且國內連年兵燹匪刼。天災人禍。頻乘不已。貧苦者咸欲得一樂土。以免其塡身溝壑。而爲餓孚。環顧內地已無一片乾淨之土。足以棲遲。獨邊地猶可耕耘無擾。若其交通便利。自趨之若鶩。奚必待政府之獎勵移民耶。近如山東人民。苦於暴政匪禍。

陸續他徙。以北滿土地富饒。且交通最便。於是視北滿爲其拓殖地與安樂窩。證之日方調查。魯民沿南滿鐵路北上。年有增加。如民國元年。僅四千七百七十九人。去年一年統計爲三萬一千五百十六人。十餘年中移民之進步。交通之收效。可以想見。將來北滿一帶。荒蕪之地。漸成富庶之區。不致反客爲主。遂其封豕長蛇之慾也。次論海防。更無足道。重要門戶。淪喪外人之手。已難挽救。而航權旁落。不起直追。實可痛心。大好河海。任人穿航無忌。施其經濟侵略。操縱商務。尤爲亡國危機。竊幸招商局航務。進步頗速。然其噸數遠不及日英諸國。今歲以戰事影響。受重大之損失。有停航出賣外國之訊。若然則碩果僅存之三北公司。將更難與外人競爭。余憶前政記公司。亦因資本損失。有出賣之消息。幸東三省當局明達。改爲官商合辦。挽狂瀾於既倒乃官廳應負維持之責也。

方今黑龍江水運。以俄國政體不甯。故未能振興。苟我當局及操航業者。能趁此時機。力圖發展。努力進行。則該江航權確立。國防鞏固。當指日可待矣。他如海底電線無線電台。亦泰半操於外人掌握中。平日國外重要消息。既感不靈。一旦國交破裂。必諸多掣肘。即不然國內重要消息。爲外人洩露。誠爲國防一重大問題也。總而言之。今日之中國。不足與言國防。言國防必從交通政策着手。嗚呼。國人曷不熟思之。而爲亡羊補牢之計。否則如片馬哲孟雄諸問題之續。當未艾也。

上述諸項。僅就管見所及。旁加考證。略述梗概。閱者當知交通救國之重要矣。然以交通爲救國事業。須賴財政之充裕。乃可有爲。以今日中國之財政論。已到山窮水盡之勢。即目下二五附稅。謂爲特別收入者。軍閥已羣欲染指。甯有餘欵。顧及交通。然則余所謂以交通政策救國者。豈非無病而呻吟耶。

曰不然。夫交通事業。固賴財政。今日政府雖貧。非病於不量入爲出。在無整理財政之人才耳。況交通爲生產機關。而交通之已成事業。猶有破產之虞。無怪財政愈入窘境也。爲今之計。於交通本機關之財政。先須詳細擘畫。以圖整理。不因時局之轉移。與軍閥之阻撓。爲之失敗。則國富民生。均利賴焉。但目下亟圖補救之方。以路政言。首及鐵路之已成事業者。須速確定預算。以立鐵路財政之基礎。交部路政司長劉景山氏之言曰。「以鐵路財政。如斯複雜。受層層節制。若空言整理。而無正當計畫。實難奏効。考預算歷史不過四十餘年。大小營業。以及個人財政。無不賴之。歐西各國對於預算一事。異常重視。絲毫不容誤謬。民國以來。因預算所耗之筆墨印刷。不勝細述。以神聖不可侵犯之預算。終無成功。即政府各機關。有行之者。不過一官樣文章。含糊了事……」（參閱交大講演錄）自此可知。近來鐵路財政之紊亂。實由於無預算爲之標準。收支無正當之確定。糜費濫用。弊竇叢生。甚至各債未能清還。國權旁落信用全無。恥莫大焉。次則交通行政用人。不可不具交通之專門學識。嘗聞美邦。凡膺長路局者。須路員積歷十餘年之經驗。對於路政無不熟悉。始擢次以升。故其興革以及一切措施。自綽有餘刃矣。若至我國。則異於是。凡有援奧者。不論其學識如何。與交通之抱負如何。均可貪緣此席。以達其金錢之慾望。於是有以路產作抵。爲借債之舉。有藉購材料。以圖私扣。不計其需要與否。有陽假裁員減薪爲名。陰行賄賂之私。有藉言整頓收入。蠲除積弊。調查員司。絡繹於道。致路員不勝應付之苦。人存五日京兆之心。誰肯熱心路政。振興商運。以負重大之責任哉。且路員薪金微薄。何足養廉。一旦除其規費。不謀補救之法。則其流弊。更不堪設想而影響於路政進行。財政收入。尤非鮮淺。故曰以若輩之治交通。

不特不能救國。行將禍國賣國矣。一謂舉借外債。以外資築路。收效亦大。但流弊亦不可勝言。往往交通當軸。視爲投機事業。以圖自肥。於條件或合同之利害。不遑計及。迨乎路成。而國權已失其大半。且外人方面。借引爲可餌。利之所趨。焉有不踴躍投資。如從前之外國銀行團。曾假仁義倡借資中國以築路。終被國人揭破其假面目。熱烈反抗。未能實行。國人至今。當有憶者。故借債築路之得失。可勿庸贅言。余意政府既不能出借債之舉。莫如由人民集資提倡。政府從而奬勵之。援助之。如閩南華僑黃奕住等。在閩集資築路。以連浙粵之線。若能努力進行。成功定可預卜。不過南方諸省。水程四達。提倡內河航行。尚可救鐵路之不足。若在北省。鐵路發達。勝於南方。當以各路餘利。力謀支路擴充。即不然。自餘利中。提出若干。以修汽車道路。用費省而程途長。收效亦大。況北地多平坦。可僅就舊制驛路。加以修築擴充之。（余按裁兵築路。亦一經濟辦法。但在軍閥擁兵自重之時期此理想難以實現）村與村連。縣與縣連。省與省連。密如蛛網。則荒村僻鎮。立呈富庶之象。其他交通事業。亦漸可有爲矣。次論電政。實爲二十世紀勃興事業。大有一日千里之勢。吾人豈可忽視。至落人後。年來青年學子。知世界大勢所趨。多專攻斯學。儲才以用。他如國外學成歸來。亦不乏人。顧以歸國之後。因電政幼稚。用非所學。抱負難申。有志不達。則欲繼續研究。闡明學術。又不得其所。是高等之研究機關。不可不亟求設立也。國內有線電信事業。進步銳速。已卓著成績。然僅限於內地商旅稱便。邊境之處。尚未甚發達。以中國國境遼闊。若盡行擴充有線電信。莫如盛倡無線電信事業。無論政府人民。均可努力以發展。此事業在日本近數年中。極力提倡。所有無線電問題。已爲人民普通之學識。幾家傳而戶曉。政府

於無線電之營業部分。設置專局。以宣傳名人演說也。高等音樂也。經濟狀況也。重要新聞也。等等有益社會之問題。人民既可視爲娛樂之妙品。又可作學問之指導者。况取費廉而收効大。遠非有線電信所望塵能及。雖然。無線電信有關於重要新聞之洩露。爲其不良之處。但以中國有線電信事業。未十分發達。應採此辦法之必要。他則宣傳文化學術。使人民臻於文明之程度。幸福之境域。爲急需之具也。然電政既次第發達。電機之供給必增。若取貨外洋。漏巵甚大。且無線電機之類。將來必爲人民常需之品。當本國能自造。供過於求。其値較購自外洋。不啻倍蓰。則人民樂於趨購。電機事業。因而無形發達。此製造廠設立。當刻不容緩也。若夫郵政。我國自古已收其利。如周之候館。秦之郵亭。漢以後之驛站。明之會同館。清之車駕司。均置郵而傳命。惜徒爲官吏之便利。於民生究無何俾益。迨我國仿制外洋。設局專司信件貨物之郵遞。銀錢之匯兌。埀辦二十餘年。郵路延長五十餘萬里。贏利二百餘萬元。其成績之効。遠非其他交通事業可比。無怪外人謂郵政爲交通之母。然吾國郵務之有今日。不能不歸功於外人治理之有方。其郵務總辦一席。幾爲法人世襲之職。方今凡百事業。均應歸我華人自辦。豈容郵權旁落。任人越俎代庖。然自辦郵務之人才。殊感缺乏。即一旦外人將郵權拱手讓我。殆將手足莫措矣。故此項人才。應極力栽培。勿使外人有所藉口。而保持傳統之郵政制度也。關於航政。前曾略述之矣。但有進者。海洋航務。雖因營業失敗。未能振興。然國內乏駕駛與造船人才。且無大規模之製船廠。無可諱言。前海軍曾設商船學校於吳淞。未幾停辦。今僅海軍部分有此項人才。然亦極占少數。此商船應宜恢復。一面政府修訂奬勵規章。援助私人營業。減輕本國輪船輸出輸入之貨稅。然後商戰可握勝利。而

我國殖民地之進步。亦可預卜。與海洋航業相關之商港問題。應同時進行修築。如上海開港之後。成爲世界第二商埸。各國輪船輻集黃浦。全國之出品貨物。多半由此輸出。蓋上海爲中部交通最便之區。故其商業蒸蒸日上。東北之葫蘆島。南之黃浦港。亦爲最良之商港。修築尤不容緩。蓋東三省物產豐富。貿易之埸。夙爲順旅大連所占上乘。若葫蘆島開港。則北有京奉鐵路經彰武通四洮洮昂中東諸線。東北經京奉接奉海吉海吉長中東諸線。今後東三省貨物。可不必循南滿路。以達旅大。可直接萃集於葫蘆島。亦自然之趨勢。至黃浦築港與葫蘆島情形類似。所以奪香港之商務也。望吾人勿飲鴆止渴。宜亟爲亡羊補牢之計。督促政府。注意及之。內河航務。以中部之黃河揚子江大部分最利航行。此古時文化所以沿此河之上下流猗盛之故歟。南部山脉縱橫。河流亦多。大部分均利於航行。交通尙稱便利。但東北之遼河。久已汙塞。似應開濬。以分南滿路之貨運。直達營口。以救漏卮。黑龍江之航業。應乘機力圖振作。前已略述。不過東北奇寒。入冬則凍。被天然界所限制。不無缺憾耳。飛行事業。亦爲航政之一。晚近各國無不注意。在我國則屬新創事業。年來進行。不遺餘力。航空人才。亦不少數。獨惜年來國內多故。軍閥利用之。以便於軍事。不能作有益之交通事業。今望國內速止箕豆之爭。航空界力圖振作。先試辦津滬郵遞。然後連絡奉漢粵諸綫。進而更營商運。一面亟設廠自造。培養高等技術人才。獎勵民業航空。則新機不致摧殘殆盡。而所謂交通救國。將實收其効矣。綜上所述。乃擇交通四政重要者。而論其救國之方針。夫救國之道非一。在知所先後。交通政策非一。在審所緩急。吾人之病。好墨守舊規。若必云待全國鐵路完成之後。中國方可云强。則中國面積約三千四百餘萬方里。而鐵路僅已成六千餘里。若求與

日本之鐵路密度相埒。應須再長十五倍。約計十萬里也。今待其築成再言救國。以今日國家財政之窘況。不知尚需若干百年之後。無怪吾人誤於此等謬見。而別倡空泛無依之救國論調。此國家日益糾紛。治絲徒亂棼耳。奚以言救國哉。今日世界之交通狀況。日新月異。而政策亦時有變更。且視其國內。經濟情形如何。有所取捨。故交通日臻完善。國家日益富强。吾人勿斤斤於一說之爲是。而不事變通。則余爲是論。或不託於空言也。

●送董生黃生南歸序

林損

兩浙。東南之靈境也。山水甲天下。而雁蕩尤奇。惟不得與五嶽比。以其遠且幽也。然五嶽之人。自雁蕩歸者。恒嗟異歎賞。顧其鄉而欿然。爲鴈蕩計。亦何必自附於五嶽哉。蓋非徒鴈蕩也。學亦有之。當趙宋氏之南遷。朱元晦陸子靜之徒。皆以其說鳴。風被海內。垂數百年而未已。讀書誦古之士。言義理者。不之陸。則之朱。而不知當時之有葉正則陳君舉也。陳葉之名。世之人。有能舉之者矣。目之曰永嘉之學。若以爲濂洛關閩之附庸焉。而不知其非也。夫學。有內外精粗之辨。本末王霸之殊。不可以妄執。而用之各有當。陳葉之學。觀乎虛而體以實。原於經而徵之史。本根深而枝葉鬯茂。王道明而霸功爲之役。內所以爲身。而外足以治天下國家者。莫不備矣。是固朱元晦陸子靜之所共畏。而非濂洛關閩之所得而囿也。然朱氏陸氏者。知畏之而不能尊之。持門戶之習。務自廣其囿。嘗稱以鄒魯而又小之。而陳氏葉氏。生於甌越。乃益崇其志以潔其身。不屑與流俗相馳逐。上之無世家大族之援。下之無標榜聲氣之助。前有美而勿彰。後有傳而勿盛。懷才抱德。而不得一試。終老空山窮谷之中。弔荒墟而問故事。不覺涕泗之無從。斯亦邦人子弟。之所宜流連以感奮者矣。陳葉之後。代有作者。其遇大抵無以過。有明中業。張

秉用以詞臣爲宰輔。世多譏之。然秉用之議大禮。根極於情性。昭敘乎彝倫。力排衆說。而善處人父子骨肉之間。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舉朝以非之而不加沮。斯又甌人之特秉也。自張氏亡至今。文獻罕足徵。有清道咸同光之際。中國之人才其裁矣。然吾甌獨有人。文史則孫琴西。名理則宋平子。才略則陳志三。實行則金遯叟。而我舅介石醉石先生。集其大成。此數君子者。後先連踵並起。論其所就。與陳氏葉氏。豈有間哉。然琴西稍顯貴而不得志。其餘則所就愈高而遇益困。曾不足與當世庸妄鉅子。爭一日之短長。卒抑邑相繼以歿。蓋亦地爲之也。嗚呼。寧不悲哉。嗟予小子。以孤弱之身。當學術絕續之際。承其流而未得窺其奧。顧欲以一髮繫千鈞。才不逮而遇益窮。隕越滋可懼。然來遊京師。講授太學。所謂博識勇辨之士。皆得而見之。內顧所守。猶不肯以彼而易此。則亦行我之志也。太學之從遊者以千數。而有黃生董生。二生者。皆甌人也。學三年而歸。將行而請余言。嗚呼。二生勉之矣。夫爲學者。非以求榮譽令聞也。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世者。無赫赫之功。永嘉之學。冥冥之志。而惛惛之事也。甌越、冥冥惛惛之地也。鴈蕩、又冥冥惛惛之境也。歸乎甌。適鴈蕩而深入焉。致力於學而不輟。則二生之所就。豈有量哉。不然。縱令之所得。以與天下爭衡。其不足勝也明甚。若阿世以自容。聊以觀耀乎四方。而震矜其鄉里。譬如捧鴈蕩之土。以益泰華。泰華不加巍。而鴈蕩無色矣。二生其勉乎哉。雖然。余非欲二生之一得以自封也。昭昭之明。赫赫之功。固願得而俟之。

●上從舅楊重子書

劉樸

三舅大人尊前。炎節辭行。草堂遂遠。天廚鼎食。未飫旋飢。上苑瑤華。何時可擷。寵章匪貴。度嶺神勞。已涉歲除。尚疎箋問。

安龢有相。吟咏時添。握管池淸。看梅階馥。永懷三徑。發想十州。未得追隨。彌增欽羡。九十月間。思右軍奉橘之帖。徐陵詠甘之詩。延憶華園。有蕡朱實。口涎一丈。尙何緣矣。南州寒气。亞於湘壤。曾冰無影。飛雪絕蹤。棉袍已溫。無取狐腋。九年以來。後進於禮樂。未嬰於兵燹。一亂一治。翰林不如綠林矣。然話到口邊。須留半句。正恐□□□西征也。授徒之暇。專以自修。課妻及弟。農力誦述。舊賜師韓二字。懸於樓居。遐方觀者。歎未曾覯。令間邁溢。絕藝咸寶。淸道人溘逝。白心道人左顧右盼矣。梧州煙袋。明年買寄。即卒旅眷。恭叩年禧。

●玄談一首兼呈孟沖次公二兄

林損

玄談信美奈愁予。積慘層陰不可舒。覺夢易忘身尙在。馬牛任變識難除。當春一笑空桃李。向北三呼有鷓鴣。畏此簡書歸未得。知幾康節竟何如。

●答以醉夢爲讖卒答

前人

終日昏昏意若何。朱門蓬戶兩蹉跎。醒無可樂姑求夢。佛不能成願作魔。幾輩東山誇遠志。萬方蒿里起哀歌。尤憐槐國封侯者。臥聽蒭蕘縱斧柯。

●答郗士脫克夫

吳芳吉

郗士脫克夫。基督好門徒。圍城半載生意疏。人爭逃遁重妻孥。翁獨情痴不遠吾。樂與吾民共榮枯。讀破但丁荷馬書。每話人天氣色愉。虬髯碧眼雪花膚。學著華裝步履舒。淸談娓娓似吾儒。年少曾驅萬貔貙。戈船橫海耀天吳。百丈濤頭奮大呼。隻手斬得長鯨顱。出入冰島捋熊鬚。立功爲國負鴻圖。豈知世運異隆汚。蓋代君臣階下俘。滿門百口盡黃壚。東土名邦文教孚。不憚孑身萬里途。三載步行足繭麤。幾曾被虜爲牧奴。中華地大

物昭蘇。封疆不禁任人趨。如此自由世應無。逢人有禮即吾盧。今朝喪亂誠幽都。我不援手其誰乎。我聞翁語起踟蹰。愧我一時國勢輸。要當挈返唐虞初。天下蒼生盡濡濡。交游最寵斯拉夫。樸厚弘明氣象敷。勸翁杯酒翁請酺。王孫落魄古無殊。家國門楣紙上符。上帝照臨君所徂。似翁有德鄰不孤。且住爲翁話典謨。

●春華

紀元

燕草憶雲綠意奢。襲芳結[illegible]弄春華。裁量庾信靑袍色。試染江淹彩筆花。柳絮聯緜團白雪。桃花爛縵點紅霞。東風轉蕙盈千里。又鑄榆錢散萬家。

●東園公和答癸亥生朝詩賦謝

蔡竹銘

牛斗之間光氣出。福星如月照南離。張眸烱烱輕皮相。挂頰津津說項斯。浮世皆塵勞佛笑。願人長壽廣天慈。忘年欲結髯蘇友。淮海歸來鬢已絲。

團扇家家齊畫我。喚公眞欲作大公。山中宰相身能健。江上才人眼盡空。隔歲詩筒催夏臘。後堂錦帳轉春風。年年還祝先生壽。飛琖江山駕彩虹。

●讀匪風下泉詩有感 舊作

趙誠格

大道之行。三代之英。尼父未逮。志切良明。
望古遙集。攬轡澄淸。掃盪雰雰。思復周京。
龜山望魯。當世盱衡。志終未就。棲遑一生。
我思古人。憂何可任。天降喪亂。莫厲於今。
漫漫長夜。朔風慘陰。拔劍起立。翳何開襟。
髮短心長。天飄孤斟。精衛塡海。庸計瀾深。
天予我喉。禁不能瘖。感今撫昔。慨當以吟。
悠悠濁世。直尺枉尋。干木衞魏。魯連却秦。
和親借外。地偪肥鄰。古夷惟淸。今夷不貧。
古惠惟和。今惠上人。釣而不綱。禁竭澤鱗。
與孌奚乘。詭遇獲禽。靜言思之。無怍影衾。

天生蒸民。分定惟均。相安勿擾。何等停勻。
越阡度陌。互爲主賓。干戈滿地。浩劫無垠。
強者爲主。弱者爲民。上下有等。可以禮循。
潛謀不軌。孰主孰臣。剽奪椎埋。不甘茹辛。
逮至破綻。勢不奉遵。禮不足防。義不足勸。
刑威不畏。禍敗陳陳。九州模面。今古同塵。
追原禍始。非性不仁。智愚賢否。皆爲食因。
人之大患。乃在有身。詩人萇楚。豈獨不辰。
狂瀾莫挽。載胥其淪。誰志澄清。懷之好音。

◉西窗剪燭談

謝中

金粉猶蛺蝶流鶯徒惹悲　（唐詩句一）　六朝如夢鳥空啼

夫婦均安　志目一　呂無病

白俄　四子句一　素夷狄

飽學　字一　輟

（按飽學者學富五車也而「輟」字爲車旁加四「又」字共爲五個「車」字故借以射飽學耳）

刀　四子句一　力不足也

罪　四子句二不連　欲罷不能非敢後也

窮詰子與卯酉　四子句一　不問馬

英國葛綠茵池天文台　三字經二句　不連惟一經分東西

（按英國葛綠茵池（Grreenwich）地方之天文台實爲地球經綫之起點該台假定位於中經迤東者爲東經幾度幾分迤西者爲西經幾度幾分東西之分惟以此台爲交界耳）

百裏抽一　四子句一　不曰白乎

金票兌換現洋　易經句一　日中爲市

○　三字經句一　一而十

街中積塵洒水除之　字一　衍

半牆斜月十分低　字一　將
寶玉一人兼二美　三字經一　木石金
萬言書　縣名　修文
猜謎當於隱微處射之
劇名一　刺虎

●寒窗謎話（五續）

電工系　李恩霨

逢岳　四子句一　遇丈人
本圖宦達　左傳句一　是求顯也
取消專制弊端　左傳句一　除君之惡
當代皇帝承大統　左傳句一　今君即位
酒酣始返　古文句一　既醉而退
當魁　史記句一　宜第一
士　國策句一志目一
有一於此王
成
緩步　詩經句一　行道遲遲
子無欺　古人字一　君實
北里生涯　外國人一（一樹梨花）　俾士麥
洪水　地名一（捲簾）　北京
大火　地名一（捲簾）　南京
林　字二　森杪
丐　字一　仡
盛京土著　字一　倖
一對紅嘴　字一　嚇
前代宦海錄　戲名一　清官冊
西方改用日本錢　商號牌匾一　兌換金票
掃淨中國　大學名稱一　清華
洪武時代詞章　法律名詞一　明文
管律令不得倚賴　法律名詞一　司法獨立
懲戒西方　法律名詞一　罰金
產業平平　縣名一（捲簾）　資中
寡和之曲　縣名一　陽春
北方決裂　縣名一（捲簾）

分水

永遠昌隆　縣名一　長興

懷念長者　縣名一（捲簾）　上思

（未完）

附錄

本校理工科學生自去年組成校役夜班兩級約六十餘人其中書籍文具等費均由本校職員教授義助茲將各位姓名錢數列左

孫昌克	現洋	五元
阮志明	仝	三元
張預生	金票	五元
臧哲軒	奉大洋	四十元
周天放	同	三十元
吳仲賢	同	十元
孫獻庭	同	同上
莊丕可	同	同
丁緒賓	同	同
馮漢叔	奉大洋	十元
葉靜遠	同	同
張令聞	同	同
施孔成	同	同
卞彭年	同	同
姬金聲	同	同
趙修乾	同	同
張德居	同	同
程伯商	同	同
于俊忱	同	同
謝晉卿	同	同
方遐周	仝	仝
王董豪	仝	仝
栗日新	奉小洋	二十元
何碩民	同	十元
陳有恒	同	同
張鏡玄	同	同
馬爾遐	同	同
余蘭園	同	六元

趙伯期　同　同
高惜冰　同　同
趙存甫　同　同
安仲智　同　同
陳子餘　同　同
何子衡　同　五元
楊東郊　同　同
崔子良　同　同
安兆蘭　同　同
馬惠吾　同　貳元

本刊投稿簡章

一 本刊內容不限門類關於校閱論著學術譯述講演文藝均極歡迎

二 惠投之稿務祈繕寫清楚能照本刊格式繕寫尤佳

三 來稿用何名號發表悉聽投稿者之便惟須將眞姓名及住址示知

四 來稿如不願增删請預先聲明否則本刊編輯人倘有獻替恕不一一奉商

五 來稿寄本刊編輯部

六 投稿經本刊揭載後酬贈本刊若干册以答雅意

七 來稿除附函聲明發還外其餘無論取錄與否概不發還

定閱價目

零售每册	奉小洋貳角
預定壹學期	奉小洋三元貳角
預定壹學年	奉小洋陸元
報資先惠郵費每號半分	

編輯者 東北大學周刊編輯部
發行者 東北大學文法科理工科印刷股
印刷者 東北大學工廠印刷所

廣告價目

面積	一期	一學期	一學年
全面	十元	壹百二十元	二百元
半面	五元	六十元	壹百元
四分之一	三元	三十六元	六十元

以上均按奉小洋計算　由三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由九月一日至次年一月十五日各爲一學期兩學期爲一學年